

云端天路

杨贤博

散文长廊

注意安全。车在石头浪里走得艰难，路是一节有一节没的，路基倒在河床上，掏空的水泥路面四分五裂在河中，如撕碎的落叶打碎的玻璃。新修的便道多在河床边，不时又连通哪个隧道或者一段幸免的路面。行驶是艰难的，时刻得谨慎小心。

周末再出山，到了蓝关古道坡底下，路被封了，堆了十多个路标桶子，彩条带子来回网了三层，堆着的牌子告诉我们，正在抢修不得通行。看来，政府并没有忘记守望在秦岭里的百姓，始终牵挂着一方群众的生计，这当然是好事，水灾后的重建需要时间。

又得走大坡道的蓝关古道。蓝关古道指蓝田城南环山路行至薛家村登笔关、上七盘、经乱石岔、鸡头关、凤子门、六郎关、十二钟坡后下到蓝桥达牧护关翻越秦岭到黑龙口去商州，沿途多驿站。秦、汉、唐历代通过此古道的商贾、文人墨客、僧侣尼道、军旅戎马都曾在蓝关古道行驶，历史久远，而成为史记……

走蓝关古道感触颇深。先是爬坡，一弯接一弯斜斜的陡坡，既要握紧方向盘，又要给足油，还要注意前面弯道处一不小心迎面而来的车，得手疾眼快地给擦肩而过的车辆让路，又得时不时按几下喇叭，以警示对方来车放缓放慢。山坡上见民房有人家，有土地。庄园幽静而鸟语花香，实为隐居好地方。

绕过一山又一山，绕过一圈又一圈。零散的农户房屋并不高大，多家房门关闭，人也许进城了，院子里长满枯草，篱笆已经腐朽，歪歪斜斜的没有了撑力。屋旁有树，脸盆大粗壮却极高，没有了树叶，树冠的枝头撑着天。转过一弯，有一榕树，在大山里很稀有的树，应该有百年吧，树冠如一个巨型的伞，三个鸟窝，层叠在树枝上，如串的滚圆

的香菇，几只喜鹊在鸟语，他们不受穿行在树下车辆的骚扰，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在阳光下跳跃。

向上是需要力量的，始终坚信前面就是山顶，也就一弯接着一弯爬坡，山顶的阳光刺眼，黄叶满地的山坡有一种别样的温暖。沿路边树已经落叶，光秃秃的枝干硬生生在坡顶的夕阳下形成不一样的景象，树枝划过天际，插在一疙瘩一疙瘩云朵里，绽放着洁白的花絮。

到了山顶，却发现还有比此山更高的山峦重重叠叠，人在大山的怀抱中渺小成一个点。水泥路一弯接一弯横在山腰，像一条天河，闪烁着光芒，又像一条没有首尾的长蛇，蠕动在深秋的枯草与落叶间，时而消失时而呈现，唤醒沉睡千年的寂静和沧桑，感受不同时光下岁月的痕迹。山路就那么崎岖盘旋在山梁间，一弯接着一弯，而上时而下，穿行其中，山的走势犹如一个庞大不规则的折叠扇，半展半合，那条水泥路犹如画家顺手在扇面的顶部云雾缭绕地涂抹了一笔云带，车子在云带里如蝴蝶曼舞。

行驶在弯道极多的路上，时不时需要刹车，转过这弯，这弯并不是终点，它是下一个弯的起点，好不容易在山梁上走了一段并不平坦的路，欣赏了沿途风景，登高眺远是一种境界！眺望了终南山雄壮与厚重，感受了大秦岭深林秋色缤纷“一览众山小”的风光，也感受山外有山的境况，开阔眼界的同时得全神贯注于脚下。

竖立在山峦间的是电力企业为当地群众架设的高低压线路，伴着一弯接一弯的山路，却坚强地竖立于山尖，银线在夕阳下闪烁着光亮，让我感受到山间住户的光明和温暖。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电力人的身影，哪里有老百姓，哪

里就有电网。远处一个山梁接着一个山梁间，与天交汇的巅峰上耸立着特高压的铁塔，一组组弧度如虹的电力线路穿越着沟壑，跨越着山岭，深情地伸向云端，那种气势足以让人感受生活的美好，国家的强大……

又开始下山了，下山的路上比上山更加难行，依然是一弯接着一弯，比起爬坡时油门踩刹车更加需要全神贯注，车子按着喇叭，身后司机总怕你停下来，但在让车时又不得不停下来，从倒车镜望去，身后是一条龙的车子如蜗牛缓慢着身躯。前面突然的来车，你停急刹，从身边亲吻而过，几乎零距离的空间，时不时得扳回倒车镜。既然一鼓作气爬到山顶，绕了一个接一个的山头，就学会了安全着陆。下山是技能，需要更加沉着冷静，放慢再放慢，让车子平安驶出山梁，去平坦宽广的道路行驶。

多年前，这条路没有铺设水泥，尘土飞扬着，坑坑洼洼的颠簸不停，让人喘息，担惊受怕着，好在那时候车辆极少，我们几个闲人爬山采风，寻找先贤的足迹，感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步履艰难的心境和仰天长啸的悲壮。如今路加宽了，也加设了护栏，除了山坡陡峭，一弯接一弯无法改变的地形，最起码是平整的，唯有在水灾后的这特殊时期，车子增多，人们需要出行选择了这样的路。突然间就想到人生，也就蓝关古道的路，哪有一马平川可言？意想不到的灾难常有发生，正确面对生活的幸与不幸，走走大道，也要去面对羊肠小道，更多的是一个人前行，孤独与寂寞、忍耐与煎熬、阳光与风雨同在，多是在崎岖与蜿蜒中上上下下。学会了上山，就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有了更高的眼界；学会了安全地下山，就懂得了生命的真正意义。

冬夜，在御史村

苏智华

冬夜，在御史村
风，并非表现出陌生感
月光下，它发出微微的暖笑
偶尔寒潮来袭，它拉长咆哮的喉管
敲窗击门，一副玩世不恭

冬夜，在御史村
我和父老乡亲近在咫尺
无法掌控风的悲喜
很深的夜里，我掏出自己的灵魂
不停地灌溉久积的浮尘

冬夜，在御史村
风，还在窗外鸣唱

白天走村入户，遇见那么多亲人
话匣子跳出淳朴和善良
偶尔拉住你的手，说几句破题
或沉默不语。某种期盼
在他们的眼神中荡漾

冬夜，在御史村
被这么多慈悲的暖包围
谁的梦，在悄悄发力
内心越孤寂越温暖

融融着我 不再陌生

李国夫

在键盘上直接敲打一首诗
把童年夜梦中的树木发展成森林
尽心竭力 将燕子召回
泥仍在一个花期里
照影 在水的清澈里
掠云 在山的峥嵘里

走入一首诗 想起了
心中的中年人 对亲情的眷顾
不会比我相差分毫
感知的深刻里回归谷子的家园
去年足下的路狭隘而崎岖
今年足下的平坦而畅达

迈出一首诗 十个指头
与尘世的缘分更为贴近
晾晒我学生时代的服装
在键盘上 把憧憬和乡思捡起来
而飞鸟与葱茏绿色的盘踞
融融着我 不再陌生

年年有余

陈亮

萝卜粉条馅、地软肉末馅、豆沙柿子馅、红糖五仁馅。除了做包子，还要用油渣做一算子花卷，为了便于区分各种馅料的包子，在包包子时就会将不同馅料的包子分别捏成旋纹形、寿桃形、三角形等不同形状，便于家人根据各自的口味来选择。

那时候一旦蒸年馍，就会蒸上一整天，待所有的年馍蒸完，最后要蒸几条面鱼。过去的人都穷怕了，过年就图个吉祥，说是鱼和余谐音，蒸了鱼，就寓意家里的粮食年年有余。即使是大年三十吃年夜饭，也绝对不会一扫而空，每一碟菜都要剩下一些。奶奶虽目不识丁，但她不仅做得一手漂亮的面塑，还会用剪刀剪出各种图案的剪纸。左邻右舍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遇到做面花或是剪纸方面的难场事，就会来邀请奶奶去帮忙。也怪，凡是经过奶奶之手做出来的“艺术品”，都感觉活灵活现，惟妙惟

肖。因此，在我的心里，奶奶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土艺术家。

尤其是她做的面鱼栩栩如生。只见奶奶不时变换着各种手法，一番揉搓拿捏，一条条形态各异、有鳍有尾、有眼有鳞的面鱼便形象地呈现在眼前，简直像是真鱼一般。家里有几个娃，奶奶就会做几条面鱼，说是给每个人都蒸一个小面鱼，以免大家抢夺。除了给我们这些娃娃每人做一个面鱼之外，奶奶还要蒸一对特大号的面鱼，用来祭拜逝去的祖宗。

每年春节，家里写罢春联，就会剩下一部分残缺的红纸，奶奶把这些边角料折叠起来，剪出和当年春节相对应的生肖和各类寓意吉祥的图案。

那时候奶奶剪纸，好奇的我就会站在一旁聚精会神地看。每一年，奶奶可是绝对少不了要剪出好多种与鱼有关的剪纸来，用奶奶的话说，鱼是吉庆、富裕、夫妻

恩爱、前途美好和幸运的象征。每年奶奶剪好了剪纸，我就会用糨糊小心翼翼地贴在窗户和墙壁上。

在那些物质匮乏的岁月里，只要家里张贴了那些精美的剪纸，整个屋子就会年味十足。看到那各式图案的剪纸，人就会有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岁月更迭，如今人们早已不缺吃少穿了，平常的日子远远地超越了曾经过年时的生活。我的奶奶早已过古，人们春节时依然会照旧蒸几条面鱼，买几张关于鱼的年画，且过年时还一定要买几条活鱼，供家里人过年时享用，这些都秉承了老一辈人流传下来的“年年有余”的习惯。人们的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只是没有了窗户上那种剪纸的衬托，就感觉过年少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氛围，而那种童年时代的幸福，也永远地珍藏在岁月深处。

不屈

杨宗昊

爸正与一头公牛对决。爸爸体格强壮，有力的犄角几个回合就把那头公牛顶得遍体鳞伤，落荒而逃。

过了几年，哈拉也长成了像爸爸那样的大公牛。一天晌午，牛群周围的草丛中有沙沙的响动，一头雄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出来扑在妈妈身上，妈妈发疯般地向前狂奔着，其他野牛四处奔逃，就连爸爸也被吓得没了往日的威风。哈拉看着雄狮追赶着拼命奔跑的妈妈，还是追了上去。

这时，一条宽宽的河流挡住妈妈的去路，雄狮锋利的牙齿一下子咬在妈妈的后腿上，鲜血喷涌而出。听着妈妈痛苦的嘶叫声，泪水模糊了哈拉的双眼，他顾不上一切冲了过去，犄角一下戳在雄狮的肚子上，狮子猝不及防倒在地上。哈拉刚想唤起受伤的妈妈，雄狮却一跃而起向他扑来，哈拉迈开矫健的步伐躲了过去，愤怒地转过身，再次向狮子顶了过去……最终，雄狮倒在一片血泊中，再也没有站起来。

哈拉骄傲地带着受伤的妈妈回到族群。迎接他的不是胜利的欢呼和热烈的掌声。同伴们都抱怨辱骂他，甚至爸爸妈妈也劝他赶紧离开。哈拉带着不解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族群，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他喘着粗气对着天空嗷嗷地叫着，咆哮着狂奔而去，他不理解族人以及世界。

最终，哈拉消失在一片茂密的丛林里，再也没有回到族群。（本文作者系商洛市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



这段路属于古道，在山间与山巅蜿蜒，是昔日老农牧护关通往长安城的一条交通要道。

辛丑年故乡发生了水灾，312国道蓝小段由于地处峡谷，水毁相当严重，没有几节像样的路段，要想恢复不是一时半会能完成的事。就这样，牧护关被搁置在秦岭之巅，出行几乎成为灾后困扰在老百姓心头的大事。毕竟这里有两个镇，一个是蓝田的蓝桥镇，一个是商州的牧护关镇。故乡属于生命的血地，有熟悉的环境，有无数如亲人般的父老乡亲，更有办不完的红白喜事，有着过去岁月里无法忘记的回忆。通往故乡的路，总是希望能够畅通。

三个月过去了，相关部门并没有启动重建规划，但也并没有放弃修建便道的脚步。毕竟重修的工程是艰巨的，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机械和资金，更需要时间。一条便道初步形成，便道可以行车，那些拉人的面包车司机在颠簸的行驶中不忘拍摄一些视频，发一些抖音。临时便道总避免不了坑坑洼洼，石头浪里尘土泥沙居多，走一趟车子脏得一塌糊涂，上面落满尘土，下半部分是泥水。

水灾的侵袭是可怕的也是无情的，不敢想象凶猛的巨浪制造出的力量。本来是有人管制不允许走的，好在和看管的小伙伴抽了两支烟，聊了很多水毁的事后，他放了行，并一再叮嘱



在我老家，每到过年时，几乎家家户户都要蒸馍。那时人们普遍贫穷，平日里都过得相对艰难，从不敢大吃大喝，只有到了过年时，才能吃上白生生的白面蒸馍。

小时候我们这些娃娃最喜爱过年，因为到了过年，即使家里再怎么拮据，都要做一些好吃好喝的。那时候，母亲常念叨的一句话便是：“小娃过年哩，大人过难哩。年好过，月好过，日子才难过！”可我们这些碎娃才不管那些，只管自己开心热闹。

蒸年馍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儿，说是蒸馍，实际上是蒸包子。每年蒸年馍时，母亲都要做好几种馅料，什么



到狮子，要一直向前跑，千万不要回头，与狮子决斗必死无疑。”哈拉看着自己坚硬的犄角，有力的蹄子，他想着难道见到狮子就只能逃跑吗？哈拉带着疑问走进牛群，看见爸